

## 广东揭西棉湖的三种秘密语

林 伦 伦

在粤东的闽方言地区<sup>①</sup>曾经流行着几种秘密语,民间统称为“棉湖僻”。“僻”即僻语之省,僻语意即秘密语。

为什么把粤东闽方言地区流行的秘密语称为“棉湖僻”?这是因为它发源于棉湖镇。棉湖镇今属广东省揭阳市,古称道江,创建于宋仁宗年间,距今 900 多年。后因镇东南面的云湖两岸盛产木棉,遂改名棉湖。从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,棉湖一直是揭阳县(揭西县是 1965 年才从揭阳县析出的)的重要墟集。清初,棉湖便行使佐堂职权,辖区范围长 40 公里,宽 20 余公里,有“棉湖半揭阳”之称。“棉湖僻”就诞生在这个粤东商镇中。<sup>②</sup>

棉湖秘密语开始源于商贸。墟集中的商人们,特别是经纪人(当地称“中人”)中流行,目的是为了不让行外人知道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秘密。在棉湖墟集中,由于买卖不同,这种秘密语也略有不同,因而又有“猪中僻”、“药铺僻”、“剃头僻”、“拍铁僻”之分,甚至还有“乞食僻”,即乞丐秘密语。随着理发匠、打铁匠和乞丐们的到处流浪,棉湖秘密语也在粤东各地下层社会和市井中流行。3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初期,为了逃避日本飞机的轰炸,县立揭阳一中迁至棉湖。这些学生觉得棉湖秘密语很好玩,大都学会了。由于这些学生的传播,使当时的汕头市和潮州府城的中学生中掀起了一股小小的说“僻”热。时至今日,还有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人对此记忆犹新,不少人还会说这种秘密语。棉湖镇,会说棉湖秘密语的更是大有人在。可惜的是,由于棉湖秘密语产生、流行于市井下层社会,《揭西县志》等史志均不记载,文人学者对此也视为下贱者之鄙俗之语,未加注意,使得今天我们已无法了解它产生的确切年代。

棉湖秘密语最常见的有三种,第一种是“声韵颠倒反切秘密语”。

声韵颠倒反切秘密语以潮汕方言为工具,把要说的潮语音节拆为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,然后在该音节的韵母前加上[l-]声母,置于第一音节;再在该音节的声母后面加上[-i-](该音节为开声节)、[-iŋ-](该音节为鼻音韵尾音节)、[-ik-]或[-iʔ-](该音节为入声音节)韵母,构成第二音节;音节的声调落在反切语的第二个音节上,即反切语的第二个音节的声调必须与要说的音节的声调相同。潮汕方言有丰富的连读变调,这种反切语也跟其一样有相同规律的连读变调,因而单字的反切语和多字的反切语的声调就不一定一样。试举例如下:<sup>③</sup>

1. a<sup>33</sup> tsek<sup>1</sup>, lu<sup>53</sup> ai<sup>213-55</sup> k'u<sup>213-55</sup> ti<sup>11</sup> ko<sup>213</sup>?

阿 叔, 你 爱 去 底 块

阿叔,你要上哪儿去?

反切语说成:

la<sup>33</sup> i<sup>33</sup> lek<sup>1-5</sup> tsik<sup>1</sup>, lu<sup>53-35</sup> li<sup>53</sup> lai<sup>213-55</sup> i<sup>213</sup> lu<sup>213-55</sup> ki<sup>213</sup> li<sup>11</sup> ti<sup>11</sup> lo<sup>213-55</sup> ki<sup>213</sup>?

2. tsek<sup>5-1</sup> keŋ<sup>33</sup> zio<sup>5-1</sup> tsoi<sup>11</sup> tsɿ<sup>55</sup>?

蜀 斤 若 筱 钱?

一斤多少钱?

反切语说成:

lek<sup>5-1</sup> tsik<sup>5</sup> leŋ<sup>33</sup> kiŋ<sup>33</sup> lio<sup>5-1</sup> zi<sup>21</sup> loi<sup>11</sup> tsi<sup>11</sup> li<sup>55-11</sup> tsi<sup>55</sup>?

第二种是“叠韵式”秘密语。即利用要说的音节的韵母,在其前面加上个[s-]声母(如果这个音节正好是[s-]声母,则改用[ts-]声母),拼成一个音节,置于要说的音节后面。实际上是在要说的音节后面制造一个衍生音节,以达到行外人听不懂的目的。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,第二种秘密语便说成:

1. a<sup>33</sup> sa<sup>33</sup> tsek<sup>1-5</sup> sek<sup>1</sup>, lu<sup>53-35</sup> su<sup>53</sup> āi<sup>213-55</sup> sāi<sup>213</sup> k'u<sup>213-55</sup> su<sup>213</sup> ti<sup>11</sup> si<sup>11</sup> ko<sup>213</sup> so<sup>213</sup>?

2. tsek<sup>5-1</sup> sek<sup>5</sup> geŋ<sup>33</sup> seŋ<sup>33</sup> zio<sup>5-1</sup> sio<sup>5</sup> tsio<sup>11</sup> soi<sup>11</sup> tsi<sup>55-11</sup> si<sup>55</sup>?

此种秘密语多流行于丐帮或轿夫帮等,所以又叫“乞食僻”、“轿夫僻”等。

第三种是“改韵秘密语”。即只留下要说的音节的声母和声调,把韵母全都改成为[-iu]或[-iu<sup>2</sup>]。如上面两个例子,便说成:

1. iu<sup>53-35</sup> ziu<sup>53</sup>, liu<sup>53</sup> iu<sup>213-55</sup> k'iu<sup>213-55</sup> tiu<sup>11</sup> kiu<sup>213</sup>?

2. tsiu<sup>5-1</sup> kiu<sup>33</sup> ziu<sup>5-1</sup> tsiu<sup>11</sup> tsiu<sup>55</sup>?

在棉湖产生秘密语,是因为它是几百年来比较发达的集市,江湖市井、三教九流人物都在这里集散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在潮汕地区产生这种以分析音节为手段的秘密语,也有其深远的文化基础。潮汕地区素有“海滨邹鲁”之称,<sup>④</sup>群众的文化素质向来较高。1912年,便有了潮汕方言的韵表式同音字典《潮汕十五音》,至解放前夕,这种韵表同音字典竟有10多种,发行量达40多万册。时至今日,在潮汕本土、香港和泰国等潮人聚居地区,还常见坊间有此种字典出售。这种韵表式的字典以声为经,以韵为纬,再拼以8个声调,以音求字。它锻炼了潮汕人的音节分析和拼音能力,为上述秘密语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。<sup>⑤</sup>其次,潮汕方言的构词法(构形法)中,存在着一些以音节分析为手段的方法。<sup>⑥</sup>例如有一种动词短语的强调式是这样构成的:表强调的衍生音节+单音节动词+结果补语。单音节动词前面的这个衍生音节是这样构成的:

动词的声母·声调 +  $\begin{cases} [-i\eta] / \text{动词为非入声音节} \\ [-ik] / \text{动词为入声音节} \end{cases}$

例如:踢掉 t'ak<sup>1-5</sup> tia<sup>11</sup> → t'ik<sup>1-5</sup> t'ak<sup>1-5</sup> tia<sup>11</sup>

食了 tsia<sup>5-1</sup> lia<sup>53</sup> → tsik<sup>5-1</sup> tsia<sup>5-1</sup> lia<sup>53</sup>

另外,有一种象声词从双音节衍生为三音节,这个衍声音节也是从第二个音节分析拼切而成的,其构成公式为:

声母[l-]+第二音节的韵母·声调

例如:tsi<sup>21</sup> ts'o<sup>21</sup> 叫 → tsi<sup>21</sup> ts'o<sup>21</sup> lo<sup>21</sup> 叫 匆忙行动的声貌

ki<sup>11</sup> ka<sup>11</sup> 叫 → ki<sup>11</sup> ka<sup>11</sup> la<sup>11</sup> 叫 大雨、淋水声

由于口语中有了这些分析音节和创造衍生音节的能力,因而用这种能力去创造上述的反切、叠韵和改韵秘密语,便是可能的了。而这些秘密语后来得以在群众中传播,也与群众的析音能力和反切能力较高有关。

[作者附记]本文在调查过程中,得到揭西县政府办高育辉、纪检办陈俊驹、棉湖镇党政办吴泽华、老干部活动中心李扬奕同志的协助,并参阅了二棉、余流同志的一些材料,特在此表示感谢。

(下转 211 页)

处,比如经常与数词结合在一起,在句子中充当定语、谓语、补语,很少单独使用,更不单独充当主语、宾语。这些显然是不能忽视的。因此,笔者认为,还是应当承认上古汉语中量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。先秦时期没有动量词,但物量词却不算少,品种也够齐全。有个体量词,如“匹”、“乘”、“个”、“只”等;有集体量词,如“数”、“朋”、“双”、“驷”、“伍”、“什”等;有度量衡单位,如“里”、“丈”、“尺”、“寸”、“钧”、“斤”、“鎰”、“斛”、“升”等;有借用名词、动词表示计量单位的,如“勺”、“豆”、“杯”、“束”、“撮”、“张”等。其中有些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了。物量词与数词结合在一起,用以限制、说明名词,具体形式有三种:(一)数+量+之+名,如“三寸之管”、“十仞之城”;(二)名+数+量,如“车百乘”、“田万顷”;(三)数+量+名,如“一胥肉”(吕氏春秋·察今)、“百束布”(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下》)、“一撮土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、“半寸砥石”(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)。上古汉语中,以第一、二种形式为常见,第三种形式也有一些。现代汉语中则以数+量+名这种形式为常见;也有名+数+量,还有数+量+的+名这一形式,如:“买了一块尺半的布头”、“三尺的锅台九尺的炕”。先秦时期没有动量词,数词直接修饰动词表示动量,但到西汉已经出现个别的动量词。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:“臣等身披坚执锐,多者百余战,少者数十合。”此例“合”为动词,“数十合”就是交战几十次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:“楚挑战三合,楼烦辄杀之。”此例“合”应视为量词,就是挑战三次。成书于西汉的古老医学经典《内经·素问》中有一个动量词“壮”。《素问·骨空》:“灸寒热之法,先灸项大椎,以年为壮数。”所谓“以年为壮数”,就是以年龄大小来定用艾灸灼的次数。在一定穴位上灸灼一次叫一壮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华佗传》:“若当灸,不过一两处,每处不过七八壮,病亦应除。”“壮”正是这种用法。上古汉语个体事物多不用量词,表示动量一般不用量词,这是与后世不同之处;但是已有相当数量的物量词,极少的动量词也出现了,也是事实。一些量词,如“匹”、“两”(辆)、“个”、“只”、“丈”、“尺”等,古今通用,用法差别不大,如果硬说它们上古时期用为计量单位是名词,后世是量词,也难说通。好用省略是上古汉语语法修辞的显著特点,因而显得简练直拙,有时颇令读者感到费解。有些常用数量表达形式如“八口之家”、“万乘之国”就是这样形成的。“八口”即是八口人,“万乘”即是万乘兵车。但几乎从不见“八口人之家”、“万乘兵车之国”,这样省说已经成了常规,成了习惯。现代汉语中说“家里添了一口”、“今天挣了两块”,情况与此近似。

(陈霞村 山西大学中文系 030006)

(上接 193 页)

附 注

①参阅拙文《闽方言在广东的分布及其音韵特征的异同》(载《中国语文》1994年第3期)。

②据棉湖镇人民政府编印《古镇棉湖的今昔》(1986年内部铅印本)。

③本文以宽式国际音标记音,声调记实际调值,短横之前为单字调,后为连读变调。潮汕方言的声韵调请参阅拙文《汕头话词汇》(载《方言》1991年第2期)。

④北宋陈尧佐(963—1044)曾任潮州通判,有《送人登第归潮阳》诗云“海滨邹鲁是潮阳”,见《潮州历代诗选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)第19页。

⑤参阅李新魁《潮汕十五音源流考略》(载《韩山师专学报》1985年第1期)、《潮州话与十五音》(载《羊城晚报》1963年5月13日)、陈觅《十五音与潮语拼音》(载《汕头日报》1985年5月17日)。

⑥参阅拙文《潮汕方言实词的几种词法特点》(载《汕头大学学报》1991年第2期)。

(林伦伦 汕头大学文学院 515063)